

The Book Smugglers

*Partisans, Poets, and the Race to Save
Jewish Treasures from the Nazis*

偷书人

游击队员，诗人，以及从纳粹铁蹄下解救民族宝藏的犹太民族
(维尔纳“纸张小队”的真实故事)

David E. Fishman

[美] 大卫·E.费什曼 著 姚丽蓉 译



西苑出版社
XIYUAN PUBLISHING HOUSE

The Book Smugglers

偷 书 人

David E. Fishman

[美] 大卫·E·费什曼 著 姚丽蓉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偷书人 / (美) 大卫·E. 费什曼 (David E. Fishman) 著; 姚丽蓉译.

— 北京 : 西苑出版社, 2018. 5

ISBN 978-7-5151-0654-0

I. ①偷… II. ①大… ②姚… III. ①纪实文学—美国—现代 IV. ①I712. 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55105 号

**THE BOOK SMUGGLERS: PARTISANS, POETS, AND THE RACE TO SAVE
JEWISH TREASURES FROM THE NAZIS by DAVID E. FISHMAN**

Copyright: © David E. Fishman, 2017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MENDEL MEDIA GROUP, LLC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9 Xi Yuan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 -2018 -9037

偷书人

TOU SHU REN

出品人 赵晖

责任编辑 康志刚 汪昊宇

责任印制 陈爱华

责任校对 刘娟娟

封面设计 丛林

出版发行  西苑出版社

通讯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 11 区 37 号楼 邮政编码: 100013

电 话 010 -88636419 传真: 010 -84281520

E-mail: xiyanpub@163.com

印 刷 三河市嘉科万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889 毫米 × 615 毫米 1/16

字 数 260 千字

印 张 24.5

版 次 2019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51-0654-0

定 价 69.00 元

(凡西苑版图书如有缺漏页、错页、残破等质量问题,由印刷厂负责调换)

作者记

大多数人都知道，“二战”期间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种族灭绝。集中营与死尸成堆的照片并不少见，但很少有人从纳粹对犹太文化的劫掠与毁灭的角度观察大屠杀。纳粹不仅企图消灭犹太人，更企图抹去犹太文化印迹。他们将逾百万的犹太书籍、手稿和艺术作品送进焚烧炉和垃圾厂。为了研究这个他们希望消灭掉的种族，他们甚至将几十万的文化宝藏运到德国专业的图书馆等机构。

这本书讲述的是一群不愿让自己的文化被践踏、被焚烧，在犹太聚居区中坚决抵抗纳粹的囚犯们的故事。这本书记录了在“立陶宛的耶路撒冷”——维尔纳——一群诗人、游击队员和学者偷书人的行动。这些援救者的对手是纳粹的犹太“专家”约翰内斯·波尔博士（Johannes Pohl），他受德国劫掠机构罗森堡国家指导总部（ERR）的派遣，来到维尔纳，组织销毁或运走这里丰富的犹太藏书。

德国人调用四十名犹太聚居区中的囚犯作为奴隶劳工，负责分类、选择、打包、运输书籍资料。在让人痛苦不堪的十八个月的工作中，奴隶劳工小组（昵称“纸张小队”）的成员们

将图书包裹在身上，骗过德国守卫，把书偷走。如果被抓，他们会被带到维尔纳外围的大规模谋杀地点波纳尔，在那里被行刑队枪决。

德国战败，维尔纳被解放之后，“纸张小队”幸存的成员将埋藏的文化宝藏从地堡和藏放地点挖出。但不久，他们就被一个严酷的事实惊醒：统治维尔纳的苏联政权与纳粹一样对犹太文化充满恶意！他们需要再次拯救文化宝藏！与他们在犹太聚居区中的行动一样，将书与文件偷运出去也是危险重重。

这本书中的人展现了对于文学与艺术执着的热爱，并且时刻准备为之奉献生命。

主人公在不同时刻的感觉和内心活动源于我的自由想象，但是他们的行动则是基于大量的调研与证明文件，并非虚构。在文中，我通常按照犹太人的习惯，称故事发生的城市为“维尔纳”（Vilna）。在某些语境下，我使用立陶宛语的拼写方法“维尔纽斯”（Vilnius）或者波兰语的拼写方法威尔诺（Wilno）。

《偷书人》的核心是讲述人的故事。让我和你讲讲一个经历吧。几年前，我曾在一次关于维尔纳犹太聚居区的演讲中，提到“纸张小队”的英勇事迹。演讲结束之后，一个老人拄着拐杖向我走来，他告诉我说：“你知道吗？我在那个小组工作过几个月，我也偷出过几本书和一些文件。”我目瞪口呆，有点怀疑“纸张小队”的英雄们到2012年还仍然有人在世。但是在回答了我连珠炮式的发问之后，我确定他的确曾经是“纸张小队”的成员。

93岁高龄的米歇尔·门金（Michael Menkin）现在居住在

新泽西的养老院里。他温柔优雅，是一位退休的宝石商人，对于自己成功的事业并不夸耀。他享受着平凡生活的乐趣，有儿女和六个孙子陪伴的天伦之乐，还有很多的朋友和崇拜者的友谊。门金忠实地支持以色列国，他自豪地回忆起波兰修正主义、犹太复国主义者梅纳赫姆·贝京曾经住在维尔纳他父母的家中的那段时光。梅纳赫姆·贝京后来担任以色列第六任总理。门金还是美国华盛顿犹太人大屠杀纪念博物馆的创建人之一。

但回到 20 世纪 40 年代，门金只是维尔纳犹太聚居区中一个高高瘦瘦的 18 岁囚犯。德国人命令他把成箱的书搬运到装卸货物的码头。这些书大部分会被送进垃圾焚烧炉和“造纸厂”，小部分会被运到德国。那时诗人施默克·卡奇金斯基总是护着他，传授他“偷书”的艺术。

参与“偷书”行动是门金在犹太聚居区的几年里为数不多的快乐回忆。他的母亲，两个姐姐和弟弟都死在波纳尔。“我们知道自己活不长了。那还不如做些善事，拯救文化宝藏。我不记得工作期间我‘偷’的那些书和手稿的名字，但夜里躺在床上，我常常想，谁知道呢，也许我拯救的是些很了不得的东西。”

他做到了。他拯救了自己的人性，还有我们的。

主人公

施默克·卡奇金斯基。1942 年时年龄：34 岁。出生于维尔纳——“立陶宛的耶路撒冷”。在孤儿院中长大，上过夜校，在打印店中工作，自己也写诗。施默克——书中用他的这个名字，因为所有人都这么称呼他——参加过“年轻的维尔纳”文学小组，并成为小组中积极而充满活力的灵魂人物。他是一名波兰共产党地下党员，曾写过流行的政治歌曲。他机变而独立，在德国人入侵维尔纳之初便装作波兰聋哑人，在乡下游荡七个月之久。1942 年 4 月，他决心进入维尔纳犹太聚居区，成为聚居区中最受欢迎的诗人。



泽里克·卡尔曼诺维奇。1942 年时年龄：61 岁。出生于拉脱维亚的戈丁根，是个天生的学者、知识分子。卡尔曼诺维奇在柯尼斯堡大学取得闪族语语言学博士学位。他的一位朋友曾评价说：“泽里克走进房间时，我就不需要百科全书了。”他是严

肃、认真的模范，1928 年成为维尔纳意第绪语科学研究中心（YIVO）的联合主管。“二战”前夕，卡尔曼诺维奇 55 岁时，他开始接受宗教信仰与犹太复国主义。在维尔纳犹太聚居区中，他告诉囚犯同胞们要保有尊严与道德，他被人们称作“聚居区中的先知”。



瑞拉切拉·克林斯基。1942 年时年龄：32 岁。出生于维尔纳。她是受人欢迎的高中历史教师，在维尔纳大学读完硕士学位，掌握中世纪拉丁语、德语。她曾有一个震惊亲友的传闻：与一个富有的已婚男人发生了婚外情。这个男人名叫约瑟夫·柯林斯基；他最终离开妻子，与瑞拉切拉结婚。但约瑟夫在德国入侵维尔纳后的几周就死去了，瑞拉切拉独自一人进入新建的维尔纳犹太聚居区。她将自己仅有 22 个月大的女儿留在聚居区外，交给波兰保姆照顾。在聚居区，唯一能够让瑞拉切拉忘却痛苦的方式就是读诗。

赫尔曼·克鲁克。1942 年时年龄：45 岁。出生于波兰的普洛茨克，是一个职业图书管理员。他是个忠实的民主社会主义者，相信书籍是犹太工人进步的阶梯。1939 年 9 月克鲁克逃离华沙，作为难民在维尔纳定居。

1940 年他本有机会移民至美国，但



是他选择留下找寻自己的妻儿——他们被困在纳粹占领下的华沙。1941年，维尔纳被德国占领后，他成为犹太聚居区图书馆的主管。他是一位优雅的绅士，皮鞋总是锃亮，指甲也锉得干净——这一点即使在犹太聚居区中也不曾改变。

亚伯拉罕·肖兹克维。1942年时年龄：29岁。出生于白俄罗斯的斯摩根。肖兹克维儿时作为“一战”难民来到了西伯利亚，他在这个白雪皑皑的冬季仙境里度过自己的童年。他的爷爷是一位拉比¹，因而他是个不关心政治的审美家，只信仰诗歌。他眼神朦胧，头发卷曲，是文学小组“年轻的维尔纳”中的桂冠诗人。德国人入侵之后，他几十次死里逃生，还曾躲藏在停尸房的棺材里。肖兹克维心怀神秘的信念，他认为只要完成自己的任务，写出美丽的诗，他就会活下来。



约翰内斯·波尔。1942年时年龄：41岁。出生于德国科隆。一位被授予神职的天主教牧师，却成了纳粹的图书抢劫犯。波尔曾在耶路撒冷的宗座东方学院进行高级圣经研究，掌握了圣经希伯来语和现代希伯来语。1934年返回德国之后，他不再从事牧师职业，而是在普鲁士国家图书馆担任希伯来区图书管理员。他天性勤奋，狂热而忠实，不久就

成为纳粹分子的忠实仆人，并开始发表反犹文章，文章涉及犹太教与《塔木德》。1940年，他作为犹太文物专家加入纳粹德国文化宝藏劫掠机构罗森堡国家指导总部（ERR）；并于1941年7月抵达维尔纳。



图注：维尔纳犹太聚居区（括号中是意第绪语名称）

■ 一号聚居区（1941年9月6日—1943年9月23日）

■ 二号聚居区（1941年9月6日—1941年10月24日）

||||| 聚居区大门

① 斯特拉舜街6号，犹太聚居区图书馆

② 鲁德尼吉街6号，犹太人居民委员会大楼

③ 日暮斯卡街（沙沃尔街）6号，藏放书籍和武器的地堡

④ 大犹太会堂

⑤ 斯特拉舜图书馆

⑥ 维尔纳加恩犹太会堂（加恩的祈祷室）



图注：“二战”后的中欧与东欧

德国人将大部分图书与从维尔纳劫掠的文化宝藏船运到法兰克福的犹太问题调研中心（Institute for Investigation of the Jewish Question）。战后，施默克和肖兹克维挖出他们藏起的书籍、宝藏，并将其中部分偷运过境，送到波兰的华沙与罗兹²。

引子

1943年7月，纳粹占领下的波兰维尔纳

诗人施默克·卡奇金斯基（Shmerke Kaczerginski）结束工作后回到了犹太聚居区。他是一个奴隶劳工，所在的小队负责将图书、手稿和艺术品分类。其中一些宝藏会被运到德国，剩下的将被扔进垃圾焚化炉或造纸厂。在这个犹太文化中心的“奥斯维辛”，他负责挑选出即将被流放的书——还有将被付之一炬的书。

虽然他不像纳粹占领之下欧洲其他的奴隶劳工：他不用挖用来抵挡苏联红军的防御工事，不用搏命扫雷，也不用从毒气室把尸体拖到焚尸炉，但他的日子仍然很艰难。维尔纳大学图书馆灰色的礼堂中，堆起的书高到屋顶，他在这里辛苦地工作。来自德国罗森堡国家指导总部的区长阿尔伯特·史波克特（Albert Sporket）十分冷酷。那天早上，他抓到施默克与其他几个工人在读一首诗。曾经是牲口商人的史波克特一阵破口大骂，脖子上的青筋抽动。他冲着工人们挥着拳头，然后把书扔到房间另一边。

“你们这些贼，你们是在工作吗？这里可不是休息室！”

他警告他们如果再发生类似的事情，后果会很严重。之后他甩门离开。

工人们整个下午都十分忐忑。牲口商人对待他们和书都像对待牲口似的——在他们死之前会一直剥削他们。如果史波克特把他们的事报告给盖世太保¹，他们就完了。

施默克的工友、爱人瑞拉切拉·克林斯基（Rachela Krinsky）是一个高个子、有着深棕色眼睛的高中教师。她走过来问：“你今天还带东西走吗？”

一向乐观的施默克热情地说：“当然要带。那个疯子随时可能把所有东西送走，或者把书像废纸一样扔掉。这些宝藏是我们的未来。对于现在的我们来说也许不是，但对于那些能幸存的人来说很重要。”

施默克把一个老旧的《妥拉》刺绣封套裹在身上。裹紧之后，他把四本小书藏进他新的紧身衣中。这四本书分别在威尼斯、萨洛尼卡、阿姆斯特丹和克拉科夫出版，都是古版珍品。他将另一个袖珍的《妥拉》封套像尿布一样包在身上，然后扣上腰带，穿上衬衫、夹克，准备离开工作区，前往犹太聚居区大门。

这样的事施默克做过很多次，每次他的心情都很复杂，坚毅、兴奋、恐惧交织在一起。他清楚其中的危险。如果被抓，他很可能被立即处死，就像他的朋友，歌手柳芭·莱温斯基（Liuba Levitsky）那样——她被发现在身上藏了一袋豆子。最轻的惩罚，也是党卫队用棍棒或者鞭子给他来二十五下。施默克把这些东西塞进衬衫的时候，心中感觉很讽刺。他是一名共产党员，一个坚定的无神论者，从小就从未去过犹太会堂，但

现在他要冒着生命危险保护这些带有宗教色彩的印刷品。从自己的皮肤上他闻到经年累月的尘土味。

返回犹太聚居区的工人队伍出乎意料地长，队伍蜿蜒地延伸到离犹太聚居区大门两个街区远的地方。党卫军二级小队队长布鲁诺·基特尔（Bruno Kittel）今天在大门口亲自进行人身盘查，这个消息从队伍前头一路传到后头！基特尔是个年轻、高挑、皮肤黝黑又英俊的男人，是一位训练有素的音乐家，也是一位冷酷的杀手。他有时进入犹太聚居区“做运动”——枪杀居民。他会在街上拦下一个人，拿出一根香烟，问：“要火吗？”如果那人点头，他就掏出手枪，朝那人头上砰地开一枪。

今天由于基特尔在，立陶宛守卫和犹太聚居区警察的搜查比平时更为严格。一个街区之外的地方传来囚犯们因为私藏食物而被殴打的尖叫声，施默克身边的工人们立即动手处理衣服中的东西。土豆、面包、蔬菜，还有几块柴火滚到了街上。他们暗示施默克，他臃肿的身体太明显了！在慢慢向检查点挪动的队伍中，大多数是受奴役的饥民，只有他异常结实的身体格外显眼！

“扔了吧。都扔掉吧！”

但施默克不能扔。他知道扔了这些东西也不会让他化险为夷。不像土豆，这些书中有藏书票。如果他把这些希伯来文的书和《妥拉》封套扔到街上，德国人肯定会找到他的小队。基特尔可能会处死整个工作队的成员，包括瑞拉切拉和施默克最亲密的朋友、诗人同伴亚伯拉罕·肖兹克维。所以施默克抓住这段等待的时间，做好心理准备，计划应对接下来可能出现

的狂风暴雨。

队伍中的每一个人都再三检查自己的口袋，以防有硬币或文件这些可能激怒基特尔的东西。施默克开始颤抖。队伍越来越长，阻断了泽夫纳街的交通。泽夫纳街是维尔纳主要的商业大道。电车开始鸣笛。非犹太裔的行人聚在街上观看这一景象，有些人捡起了街上被丢掉的东西。

忽然，有几个声音从人群后面传来。

“他进聚居区了！”

“我们走。快！”

原来，搜查工作繁复而无趣，基特尔很明显已经厌烦，他决定离开门口，到他的管辖区内逛逛。队伍忽然前进了一大截。守卫们对于基特尔的离开既感到吃惊同时又松了一口气。他们纷纷回过头看基特尔要去哪里，也不刻意阻止奔跑的人群。施默克穿过大门的时候，书紧紧地贴在他身上，他听见嫉妒的声音传来。

“有些人就是走运！”

“我真不该扔掉我的土豆！”

他们并不知道施默克带进来的不是食物。

施默克走在犹太聚居区的鲁尼兹卡大街上，靴子咔咔作响，他唱起了写给聚居区青年俱乐部的一首歌：

只要愿意谁都可以永葆青春，

年华不值一提。

老人也可以，也可以返老还童，

在一个新的、自由的春天。

犹太聚居区地下深处有一个秘密地堡，这是从潮湿的泥土中挖出的大洞穴，里面铺着石头地砖。摆放的大金属桶里装满了书、手稿、文件、剧院纪念品，还有宗教用品。

那天夜里，施默克把冒着生命危险、寄托了所有希望偷来的宝藏添放到地堡里。在准备重新封上通向藏宝库的暗门时，他抚摸着《妥拉》封套和古版的珍品，并且和它们道别，好像这些东西是他的孩子。施默克，这位诗人在想：“我们的世界与这地堡一样漆黑，但在那即将到来的光明的未来，这些文化宝藏一定会大放异彩。”²